

鄭世家第十二

史紀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徐廣曰年表云母弟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封

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

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

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

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

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

伯

虞翻曰周太史

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

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

以對曰地近號鄆

徐廣曰號在成臯鄆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號姬姓東號也鄆姑姓

號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

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

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

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

周衰並亦必興矣相公曰善於是卒言王

東徙其民雒東而號鄆果獻十邑

虞翻曰十邑謂

號鄆鄆蔽補丹依蹂歷華也

竟國之

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

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相公鄭

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
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
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
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二十七年
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
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
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大叔祭仲
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
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

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

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

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

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鄭

地郡共縣也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母相

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賈逵曰潁

地谷鄭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

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

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

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
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
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
年始朝周栢王栢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
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
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
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
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
祝瞻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

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

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

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

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

寵服虔曰言庶
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

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

弟子亶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

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

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

宋雍氏女

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
媾姓之後為宋大夫

生厲公突雍

氏有寵於宋

服虔曰為宋正
卿故曰有寵

宋莊公聞祭仲

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

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

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

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

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

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

賈逵曰雍糾鄭大夫

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

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杜預曰婦人在室則
天父出則天夫糾以

為疑故母以所
生為本解之

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

戮之於市厲公無柰祭仲何怒糾曰謀及

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宋惠曰今

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

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

杜預

曰鄭守櫟
大夫也

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

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

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

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

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

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

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溫立弟頹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躋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

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

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姑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香

也曰余為伯僚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僚南燕祖以是為

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

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

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

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

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

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

使即反國為鄭真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

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

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

王使伯耆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

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

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

囚伯耆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

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

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

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
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
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
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
漑徐廣曰一作例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
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
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僂
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
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

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
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
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
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
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
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
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
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
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

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
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
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
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
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
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
於注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
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
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

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

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

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

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

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

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

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深其指

左傳曰涂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

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

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
 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
 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
 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
 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
 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
 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
 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
 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

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
 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
 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
 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
 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
 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
 地何休曰境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
 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
 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

至比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
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
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
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
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
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
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
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
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

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
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
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

樓車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槽也

令呼宋

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
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
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
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

服虔曰

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

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
死顧謂楚君曰爲人臣母忘盡忠得死者
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
晉爵之爲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
立悼公元年鄒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
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
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
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
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爲成公成公

二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
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
平於楚執之使藥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
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
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
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
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
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
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有水名

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憚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

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

夜弒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

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

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

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

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

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

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

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

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

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

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

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

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子井為邑

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

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
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
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
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
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
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
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
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
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賈逵曰商丘在滄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上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沉

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

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沉之國子當

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己賈逵曰帝天也己武王也

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

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

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為

晉星賈逵曰晉主祀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

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

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生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

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脩宣汾洮賈逵曰宣猶

水名杜預曰太障大澤服虔曰陂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

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沈

如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今晉主汾川

而滅之賈逵曰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

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

菑崇之服虔曰崇為營攢用弊也若有水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崇之若君

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

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

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

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

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

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

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

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
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
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
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
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
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二年定公如晉晉與鄭
謀誅周亂臣入敬王子周十三年定公卒
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
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

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
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
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
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惠也杜預曰子產見
愛有古人遺風也

八年晉范中行

比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

於鐵

杜預曰戚
城南鐵丘

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

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
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

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

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

公弟丑是為共公公二年三晉滅知伯

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己立幽公元年韓

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

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

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

兵於負黍徐廣曰在陽城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

二十二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

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

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曰一

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

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

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

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

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

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

小五〇
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鄭世家第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子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

徐廣曰或云臯狼地名在西河

臯狼生衡父

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驎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

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
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
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
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
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
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
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
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
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十之曰霍太山為祟使

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
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子盂當魯
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
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
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
趙衰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
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
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
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

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
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
旣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
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
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
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爲
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
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
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

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爲靈公
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旣立趙
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
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膈不熟殺宰人持
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
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
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
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
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

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
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
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
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
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
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
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
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
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

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
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
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
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
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
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
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
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
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

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
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曰杵
曰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
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
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
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
脫程嬰謂公孫杵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

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曰立孤與死孰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
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
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
以文葆

徐廣曰小兒被曰葆

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

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
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
嬰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
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孤兒今

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
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
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
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
乃及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
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
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
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嬴姓也中
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

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
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
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
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
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
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
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
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
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

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注云經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

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新序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卻癸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會孫周

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

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

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帝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恠在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召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
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
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
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
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
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
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
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

之中熊能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
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
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
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
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曾女孟姚
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
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
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

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
聞簡子召之曰謔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
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
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
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
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
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
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箭皆
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

於翟皆日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
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
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
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
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
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
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臧之府異
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
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

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

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後二年晉

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

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

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

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

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

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

故使邯鄲人更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立午宗親也

服虔曰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稷午子荀

寅范吉射與午善

左傳曰午荀寅之甥
荀寅范吉射之姻

不肯助

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

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

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

賈逵曰梁嬰父
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

服虔曰荀
躒智文子君命大臣始亂

者死今三臣始亂

賈逵曰范
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

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

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

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

歌韓魏以趙氏為請

服虔曰以其罪
輕於荀范也十二月辛

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

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子發之是

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

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子曰臣

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

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
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巨

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且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于羊之皮不如一孤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

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

何事對曰朝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簡子由此

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

子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邱

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卹母卹羣
臣請死之母卹曰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
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
卹簡子不聽母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
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太子母
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
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
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
武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

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雜以料擊殺代
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
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
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
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
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
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
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

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
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
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
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
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母卹原
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
有朱書曰趙母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
東永安縣山
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
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

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髮
頰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修
或作隨界

一作介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

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

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

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

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
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

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

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

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
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
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
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
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
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
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
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
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

駟案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
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
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
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
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比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襄子弟桓子

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
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

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
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十三

年城平邑駟案地理志曰
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

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
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

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
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
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捨石二人吾
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
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
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
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
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
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
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

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
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
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迫
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
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
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
史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
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
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

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
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
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廩丘
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
衛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
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復魏黃城杜陌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
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
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

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
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
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
魏敗我蘭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
齊于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
我長子地理志曰止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
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
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年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
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亦作會也十年攻衛取甄

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

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

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

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

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

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

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

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

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二十一年魏

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

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

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

公子緜與太子肅侯爭立緜敗亡奔韓肅

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

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

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

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

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

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

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太陵縣亦曰陸出於鹿門

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

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

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

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

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地理志云秦山有桑丘將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

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

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

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

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

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四

年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

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

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

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
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

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
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

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

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
年亦云尔使樂池送

之按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遣立職

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音不能就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

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

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虺

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

榮綦母遂曰陵茗
之草其華紫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綦母
遂曰

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
莫知已貴盛盈端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

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

娃嬴方言曰娃美也
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
云內其女曰娃孟姚

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

徐廣曰
在常山為野臺徐廣曰野
一作望以望齊中山之境十

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

死徐廣曰一作絕
臙音亡千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

大三五文

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
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
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
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
先王因卅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
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
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
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
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

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
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烈計胡翟之利
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
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
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
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
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
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駑民之怨今
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

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
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
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
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
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
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
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
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

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緜告公子成
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
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
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

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

夷平也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

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
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
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
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

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
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
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
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
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
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
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
帝本紀云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
幼而徇齊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

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
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
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
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
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
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
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
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

劉逵曰以草染齒用自作黑鄭玄却冠秫紬徐廣曰

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戰國策

作秫縫紬亦縫紬之別名也鉢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紬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

本作鮭冠黎縹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

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

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

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

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

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

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

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

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

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無舟

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

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

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

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

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

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

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
疆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鄯微社
稷之神靈則鄯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
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
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
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鄯
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
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
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

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

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

造周初

徐廣曰戰國策作紹初音紹

趙俊皆諫止王毋胡

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袖農教而不

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

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

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

必古聖人之典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

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
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
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
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
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
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
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
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
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
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
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
固王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裒為
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
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
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與合

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
山下曲陽在鉅鹿攻取丹丘華陽鵠

之塞徐廣曰華一作
爽鳩一作鴻王軍取鄗石邑徐廣曰
在常山封

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

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

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

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

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

酒醕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
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
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
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
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
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
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
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
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

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
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
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
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
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
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
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
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

也累至而行明子別有賜而忠我矣雖然
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允曰諾子
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允
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
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
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
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
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
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

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
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
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
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
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
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
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
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
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

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
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
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
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
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
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
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
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
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齧而

食之

紫母遂曰
穀爵子也

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

應劭曰武

靈王葬代
郡靈丘縣

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

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
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
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
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
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徐廣曰或無
此十四字

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

鄭易

徐廣曰皆屬
涿郡鄭音莫

八年城南行唐

徐廣曰
在當山

九年

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
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

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十二

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

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

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

見趨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

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

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

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

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將

將雨至年殺豐孰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

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攻力非數加

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

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

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

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

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

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立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

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

五國三分王之地位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

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反

至分徐廣曰一作王公至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馮門是

齊之事王宜為上倭而今乃抵臯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

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

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

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王再之

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

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

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

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涇池二

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
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
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
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
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
徐廣曰屬齊郡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
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
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

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
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
王元年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闕與趙使
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
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
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
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
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
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

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

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

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

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怒而恐太后體之

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

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

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

食和於身也太後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

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

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苛諾年幾何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

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

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其甚對曰老臣竊

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

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

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

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
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
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
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
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
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
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
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
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

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
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
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
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
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
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
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
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
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袷之

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繫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

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

徐廣曰一無此字

水通糧蠶食

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

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

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

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

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

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加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託六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

里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

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

萬皆坑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

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魯廣曰武在九年

垣令

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

傅豹王容蘇射率燕

衆反燕地趙以靈立封楚相春申君八年

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

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

徐廣曰

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

軍破之

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

太子死

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

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

元氏

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

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

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

徐廣曰廬

廬之名音膾也

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

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

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

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

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

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

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

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

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

而攻鄣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趙將破殺

栗腹虜卿秦樂間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

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

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

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

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上以龍允

汾門徐廣曰在臨樂城有臨鄉與燕燕以葛武

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平舒徐廣曰在代郡與趙二十年秦王

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

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頓丘取之使樂乘代之

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

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脩魏

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

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秦召春申君因而

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申君者趙

王甚愛之而即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申

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

今君留之是絕趙而即中之計中也君不

如遣春申君而留平都春申君者言行信

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

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城韓臯三年龐煖將太子從質秦歸

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

之銳師攻秦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

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

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

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豸陽城兵未

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闕與鄴九城悼襄王

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潛

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城柏人二

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

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

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

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

樂徐以西徐廣曰一作除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

壞地坼東西百二十步六年大飢民譌言

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

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
 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
 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
 年十月邯鄲為秦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木之謳
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

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

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

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亡

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
 遂滅趙以為郡

趙世家第十三

